

# 礪鼎文字及其語源的考證

金 錫 準\*

## 〈目 次〉

- |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|
| 一. 前 言 | 三. 結 論 |
| 二. 本 文 | 參考書目   |

## 一. 前 言

三代吉金文存卷三·頁三十三，著錄襄鼎銘文，蓋器同銘，各三行十五字（見附圖一）<sup>1)</sup>，該器原為潘祖蔭攀古樓舊藏，器形見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下冊，圖九十（見附圖二）<sup>2)</sup>，容庚對該器說明如下：

「大小未詳。附耳圈蓋，蓋及腹均飾蟠虺紋。蓋·器名銘：『襄自作飲礪鼎，其眉壽無期，永保用之。』三行十五字。」（商周彝器通考上册頁三零二）

容庚完該器時代為「春秋戰國」，根據器形，銘文字體及用語來看，大致是正確。不過，「春秋戰國」未免太含混一點。然而該器缺乏絕對的特徵，含混正也是矜慎之道。

\*）中央大學校 外國語大學 中國語學科 助教授。

1) p. 84. 參照.

2) p. 84. 參照.

## 二. 本 文

器銘「𨾏鼎𨾏」依古代銅器銘刻文例，無疑當是器名。鼎的共名·別名固然很多，但是器名為「𨾏鼎𨾏」的，畢竟罕見。何況歷來說者都還提不出合理而是鑿人意的解釋。那麼，這個問題是有必要加以討論了。

近人楊樹達在其積微居金文說中，有一篇裏鼎跋，對於「𨾏」字作了如下的考釋：

「余疑此(𨾏)即鼎字也。知者，楚王𨾏志鼎。『鼎』字作𨾏，从火，貞省聲。比𨾏字右旁與彼同，但貞省作見耳。」(積微居金文說頁八十六)

楊氏的這段考釋可通而不通。鼎字在春秋時代有 𨾏 丙公鼎 𨾏 丙太子鼎 諸形，與本銘 𨾏 右旁所從幾無二致，既不必借楚王𨾏志鼎銘為證，更無須由「貞省聲」立說。再者「𨾏鼎𨾏」兩字連文，明屬一不可分割的名詞，楊氏以「𨾏」為鼎，將何以解「𨾏」？所以林潔明評論說：

「裏鼎：『裏自作𨾏 𨾏鼎』，字作𨾏。楊樹達疑即鼎字。按楊氏非是。鍾伯鼎銘文：『大師鍾伯侵自作石沱』，則知石沱為鼎的別名，𨾏鼎𨾏即石沱，从鼎石聲，从鼎它聲，从鼎作，蓋以其器為鼎也。此亦文字之類化耳。」(金文話林，頁五七九四)

楊氏的考釋既然不正確，何以人評之為「可通」呢？這是因為楊氏考釋文字時觀念清晰，頭腦靈活，不為文字偏旁點畫所囿。這點說來容易，實踐起來却也未必簡單。拘泥字形固然無法得到古文字之確話，而不顧字形，逞臆為說，則亦不免有「野狐禪」之虞。楊氏在近代學者中所以較郭鼎堂·于思泊畧勝一籌者，揆其原因，唯正在此。當然，所謂「畧勝一籌」，僅指免於野狐禪而言。至於考釋奇字，獨標懸解，則三位先生固各擅勝場了。

至於古文字偏旁增省·筆畫繁簡乃一般通例。如「鼎」字作 𨾏 楚王𨾏青鼎，又作 𨾏 右官官鼎(見金文編卷七頁一六下)；從金·從皿·厥義本是無別。楊氏說解「𨾏」字而能不為偏旁所囿，正所以可謂「可通」。雖然「可通而不

通」者，則以「𨮒鼎」兩字非從石·從它爲偏旁，而係從鼎爲偏旁（即形符）；易言之，其爲字也，以「右它」爲主體爲聲符，「鼎」之有無，固可以不計。茲舉證於後：

(一)鐘伯鼎銘自名「石沔」：三代吉金文存卷四·頁三·著錄鐘伯鼎銘（見附圖三）<sup>3)</sup>全文五行二十五字：「佳正月初吉己亥，大市師鐘白鬯自作石沔，其子一孫一永寶用之。」

(二)昶伯鼎銘自名「石盩」：三代吉金文存卷三·頁四十五，著錄昶鼎銘（見附圖四）<sup>4)</sup>全文四行十九字：「佳昶白鬯自作寶石盩，萬年子一孫一永寶用高。」

第一例所用「石沔」是兩字的原形，第二例則在沔下添加「皿」爲義符，此猶前舉楚王禽育鼎的「鼎」銘之作盥。

𨮒鼎·石沔·石盩既爲一名之異構，然則其器與鼎是否有別？此可由「它」字談起。「它」之形·音與「也」字本同；誤析爲二之後，望文生義，才以「也」字釋爲「女隄」（見說大解字）而揆其造字的本旨實是象「匜」之形。匜之爲物，以流爲特徵，楚王禽育鼎銘作：「楚王禽育作盥盥鈹鈹鼎台以共供載歲裳嘗。」（見附圖五）<sup>5)</sup>而其器形爲（見附圖六）<sup>6)</sup>：

「高一尺五分，附耳有流，足飾鬢鬢紋。」（商周彝器通考上册·頁三零二）

鼎有流，故以「鈹鼎」名之。然則「石沔」亦因流得名乎？曰不然：試看鐘伯鼎之形制（見附圖七）<sup>7)</sup>：

「通耳高九寸八分，附耳，口飾竊曲紋一道。」（同上）

該器原藏容庚頌齋，使其有流，不容不特爲說明。是鐘伯鼎無流而亦可名爲「沔」了。

3) p. 85. 參照.

4) p. 86. 參照.

5) p. 87. 參照.

6) p. 89. 參照.

7) p. 89. 參照.

考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器物中有「匜鼎」一件，原報告稱：

「器身爲一圓形匜，小平底，流略上揚，流的上部有鑲孔的欄，在腹的兩側各有兩環鈕，扣住提梁鍊，在下腹部位，有三條高瘦的蹄形足。」

（文物·1979.7，頁六～七）

至若首先討論「鉶鼎」的名稱者，當推羅振玉，他跋利白業鼎時說：

「此鼎也，而謂之口盜。盜上一字雖不可辨，而「盜」字則明白無疑。裏鼎：「裏自乍飢𠄎𠄎」，𠄎𠄎二字，諸家無釋。曩歲嘗與亡友劉鐵雲觀察言當即是「石它」，鐵雲稱善。嗣又見大師鐘白侵鼎文曰：「大師鐘白侵白自乍石它。」此鼎亦稱「自乍寶口盜」，蓋「石」卽「碩」，它·它·盜同一字，其義雖不可知，然知鼎故有「石它」之稱矣。」（貞松堂集古遺文·卷三·頁一四）

其說是也。其後，壽縣出土楚器乙批，劉節曾爲之考釋，遂分楚鼎爲四類，其二曰「鉶鼎」他以為所以名叫「鉶鼎」的，是因其自「匜」變化而來，器上有「流」的緣故。他說：

「其二曰鉶鼎：體圓，有流，無蓋，平底，兩耳高出，三足，足上有獸頭。其制蓋從匜變化而來。新鄭出土諸器中有匜，口徑直橫各一尺二寸，作正圓形。支那工藝圖鑑有二匜，蓋作鳳形，腹下三足全身蟠螭紋，亦戰國時器。可證鉶鼎三制與匜爲一類。然此戰國已有，鄭咸句父鼎其一例也。」（古史考存·頁一二六～一二八）

又其後也，唐蘭以劉說爲不然，反駁他最有力的理由是「裏鼎」和「鐘伯侵鼎」也都是名稱作「匜」，但「並未聞其有流也。」唐氏以為：

「余謂鼎之稱「也」者，蓋當以聲音求之，「也」之字，本象匜形，所以作「也」聲者，有窪下之義。從「也」聲之字，如「池」亦然。……余謂鼎之稱「也」或「于」者，以其窪下深中；惟其中，故可以盛水，然則殆卽既夕禮之「杆」矣。「杆」盛湯漿，此器之有流，其以此歟？」

(壽縣所出銅器考略·國學季刊·四卷一期,頁七~八)

然則唐說或涉牽強。鼎雖有饌鼎·正鼎·羞鼎的分別,然而凡是鼎屬的器物,豈有不「深中」的嗎?所以用「深中」來區分「鼎」與「鈿鼎」的不同,難免有穿鑿之虞。

周鳳王以為「石沱」是出自一時·一地所製,所以成為鼎的別名者,是基於「方言標音」的緣故,他說:

「『石沱』之『沱』既與器物之流無涉,然則,其器名兩字當為不可分割之詞語。由各器銘文字體觀之,大抵纖弱曼美,或出一時·一地所製。若然,則『石沱』為鼎之別名,蓋方言之標音,不可以漢字規律索解者也。」(說 礪鼎卮,頁三)

周氏既以「石沱」為鼎的別名甚確,但謂「或出一時·一地所製」;「蓋方言之標音,不可以漢字規律索解者也」之說,則或不然矣。因為鼎銘自名為「石沱」者不限於楚器,根據前引,舉凡自鄭而鐘而曾而楚無國度有,誠非周氏以「方言標音」一說所能詮解涵蓋淨盡的了。

### 三·結 論

通考「鈿鼎」之類而自名為「礪鼎卮」·「石沱」·「石盞」的器物,本來是指它的形狀雖然是屬於鼎的形制,但就它的用途而言,則與「盥匱」之「匱」相類似,都是所以盛倒流體的禮器:「匱」所以盛水來盥手,而「鈿鼎」所以盛**鋼筆**(即唐蘭所謂的「湯漿」),作為祭祀·作為燕饗之用的禮器。正是因為它的器形近似「鼎」而它的用途又近似「匱」,於是因而得蒙「匱」之名,而名之為「礪(石)卮(「沱」·「盞」)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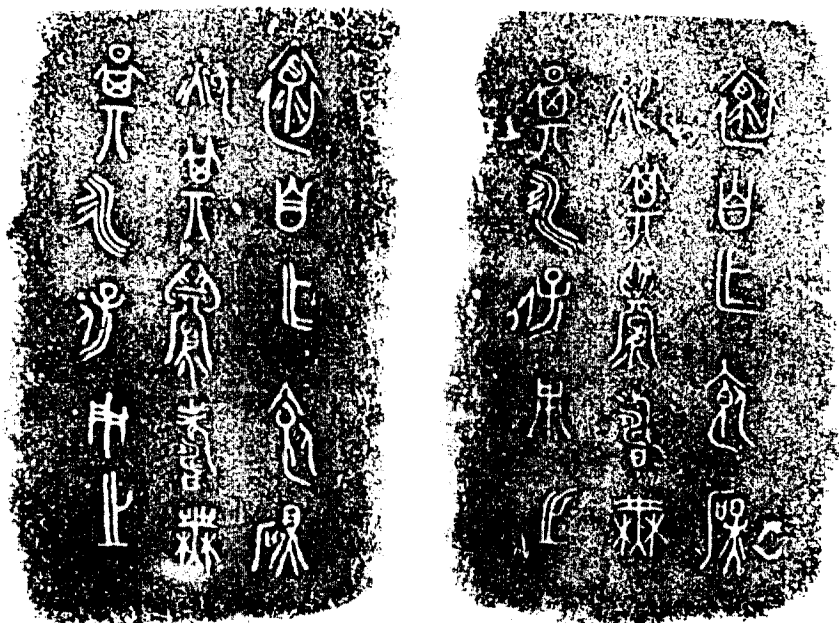
銅匱自西周中期開始已經出現了,它常和「盥」相伴出土,出土的時候往往置「匱」在「盥」的上面,組合成一套古代貴族所必須使用的盥洗水器(見儀禮既夕禮·士虞禮·特性禮·少牢禮)。凡是古器物因它們的功用相同或相近的,常常會互相影響的緣故,所以說盛**鋼筆**的鼎既是具有盛裝或傾倒流體的**羹**之

作用，自然可以冒「匱」的名稱而叫它做「石沱」。此其始也，既可這樣。其後也，又因升鋼筆的鼎是常常需要用「柶」作為「陪伴」才能使用，那是因為「柶」所以用來拔羹湯的了。設計古禮器的古人爲了改進「銅鼎」和「柶」相配合的不便使用，又受到「匱」器造型的啓示：遂於鼎沿上加設器流，竟成爲今天曾侯乙墓所出土所能見到帶流的「鉶鼎」（帶流鼎，即今所見是以西周後期的「榮有司禹鼎」爲最早，見「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」（一）·圖一六四，「商周金文集成」（一）·頁三一四·1092；又如上村嶺虢國墓地出土有「帶流小鼎」一，腹飾竊曲紋·鱗紋，見「上村嶺虢國墓地」·頁一六；此兩周之際的禮器。其後戰國中山王<sub>M</sub>墓，即中山王<sub>譽</sub>墓出土有「附細孔流鼎」，見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，頁八；又湖北隨縣出土鉶鼎，見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七期，頁六百八。此戰國時代的禮器。以上均是其例。）銅鼎帶有流者，所以用來流動羹滫（鋼筆）替代「柶」的作用。又曾侯乙墓原報告稱：「流的上部有鏤孔的欄」，考流上之「欄」的作用是在過濾鋼筆中的菜肉，使其純羹滫自然流出而沒有阻礙耳。有「欄」的匱鼎設計實視一般用作盥洗的銅「匱」顯然不同。據此不同，也可以知該器本非盛水盥手的「匱」而是所以盛鋼筆的「匱鼎」；然揆其作用，實和此前所謂「羞鼎」（陪鼎·銅鼎）完全相同。由是觀之，則「石沱」·「礪鼎沱」之名稱與形制及其作用，均能名實相符，彼此冥合了。

凡自名「石沱」·「礪鼎沱」之器多在春秋中期以後，估計其時代，乃在「匱」之流行既久之後而始有之；那麼匱鼎之設計係承襲「匱」之形制加諸羞鼎的原貌糅合而成，則匱鼎受自「匱」之影響明矣：既然匱鼎兼具盛器與拔器之雙重功能，大牢九鼎制度本是陪羞鼎三，而在曾侯乙墓使用鼎制度謹嚴下止陪一匱鼎者，蓋使用匱鼎之故而可以得到減殺數：捨本墓所出匱鼎外，湖北宜城楚皇城遺址有「帶流承蓋銅鼎」出土（見考古一九八〇年第三期，頁一一一）；中山王<sub>M</sub>墓（即中山王<sub>譽</sub>墓）也有「附細孔流鼎一」（見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·頁八）。凡此都是匱鼎的一字眷屬。總而言之，言其形制則叫做「匱鼎」而鼎銘自名就是「石沱」·「礪鼎沱」，論其功能實與羞鼎相同，是用來盛裝傾倒鋼筆·羹滫的禮器。

〈 參 考 書 目 〉

- 肇古慶彝器款識，二冊，潘祖蔭，同治十一年京師滂喜齋刻本。
- 商周彝器通考，二冊·容庚·民國三十年哈佛燕京社刊本。
- 三代吉金文存，四冊·羅振玉·民國廿六年百爵齋刊印本。
- 積微居金文說，一冊·楊樹達，民國六十年收入積微居叢書之一。
- 金文詁林，十五冊，周法高主編，民國六十四年香港中文大學刊本。
- 金文詁林附錄，一冊·李孝定主編，民國六十六年香港中文大學刊本。
- 金文詁林補，六冊·周法高編撰，民國七十一年中研院史語所出版。
- 金文詁林附錄，補遺，一冊·周法高編撰，同前。
- 金文詁林別冊，一冊，周法高編撰，同前。
- 金文詁林讀後記，一冊，李孝定撰，同前。
- 金文編，一冊，容庚編，民國六十年聯貫出版社影印本。
- 文物，一九七九年第一期，文物出版社。
- 文物，一九七九年第七期，文物出版社。
- 貞松堂集古遺文，十六卷，羅振玉撰集，民國五十七年，香港崇基書店影印本。
- 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，三卷，羅振玉撰集，同前。
- 貞松堂集古遺文讀編，三卷·羅振玉撰集，同前。
- 古史考存，一冊·劉節撰，香港太平洋書局影印本。
- 壽縣所出銅器考略，一卷，唐蘭撰，國學季刊四卷一期學生書局影印本。
- 說鼎彝，一卷，周鳳五撰，影印本。
- 儀禮鄭注句讀，十七卷，鄭玄注，張爾岐句讀，民國六十七年學海影印本。
- 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，第一冊，文物出版社，民國六十八年刊本。
- 商周金文集成，十冊，邱德修編，民國七十二年五南出版圖書公司刊本。
- 上村嶺饒國墓地，一冊，中國科學社，民國四十八年刊本。
- 考古，一九八〇年第一期，中國科學出版社。



附圖一



附圖二 夔 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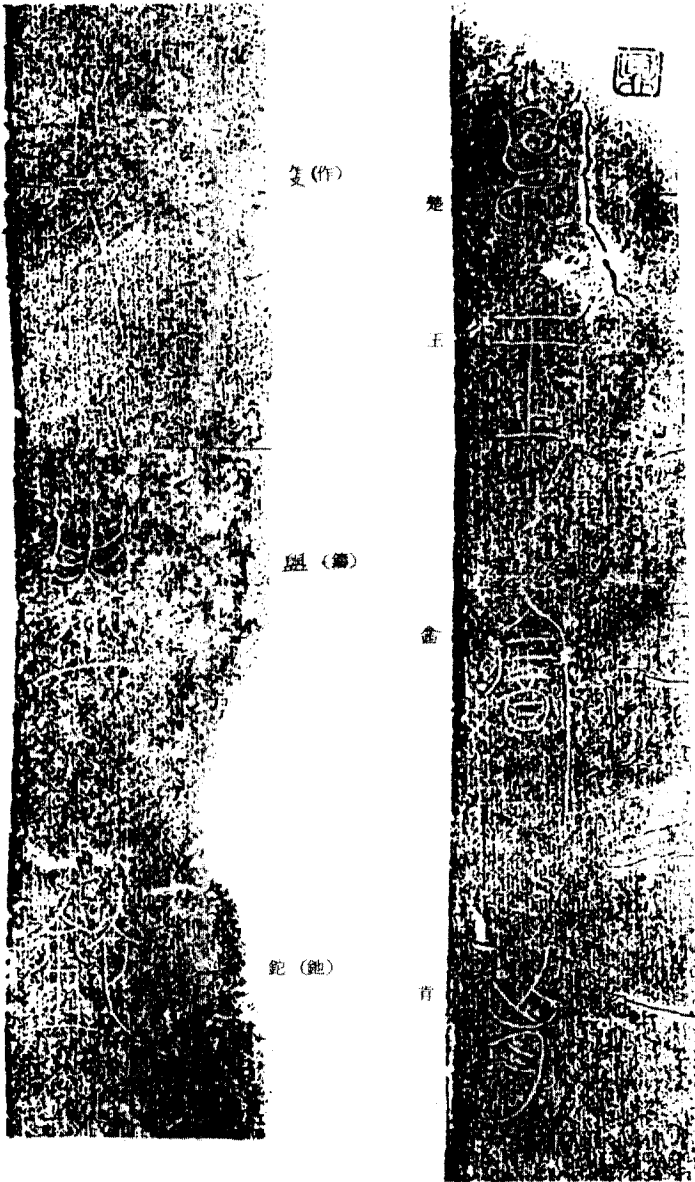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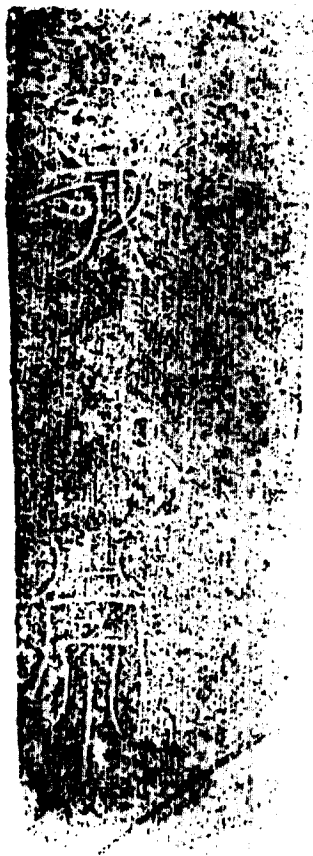
附圖三 大市鍾白乍石花（24字）案又名『鍾伯鼎』



附圖四 昶白乍石澁12字（河南出土）



附圖五(a) 楚王龔首匏鼎(12字)



載 (歲)

台 (以)

棠 (嘗)

共 (供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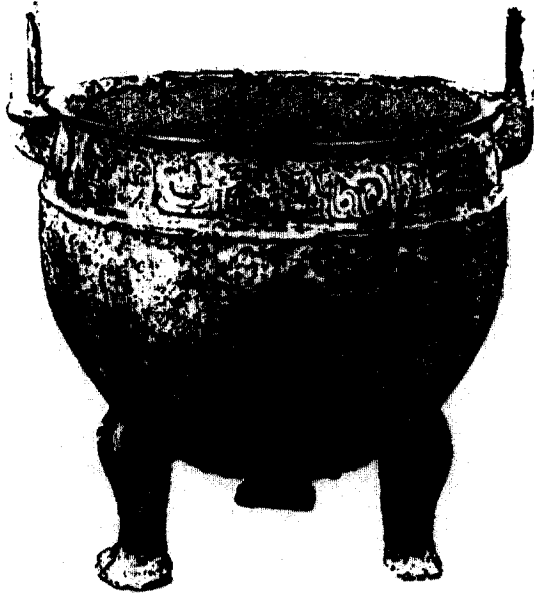
鼎



附圖五(b)



附圖六 楚王龔肖鉶鼎(壽縣出土)



附圖七 鍾伯鼎